

名家笔下的贵州

# 砂锅寨的村舍 (外一篇)

名家档案

叶辛，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。1969年到贵州修文县插队落户。代表作有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《恐怖的飓风》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《孽债》《五姐妹》《打开贵州这本书》等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曾轰动一时。

■ 叶辛

又一次走进我当知青时的砂锅寨。最令我震惊的是，曾经是我那么熟悉的村舍，几乎让我都不认识了。

记得，53年前的1969年4月3日黄昏，第一次从马车道上看清砂锅寨，那是静卧在大山脚下的一个村寨，村舍高低错落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只见约莫三分之一是砖瓦房；三分之一是砖木结构，带点古朴的板房，大多数木板都被风雨侵蚀得呈褐色，看上去有些年代了；另外的三分之一，则是贵州山地里时常能看见的泥墙茅草房了。

我们6个男女知青即将住进去的，就是大院坝边并列着的三间茅草房。两个女知青住一间，四个男知青住中间灶屋边的另外一间。放下四张床，房间里就只有床与床之间不足二尺的间隔距离，连一张吃饭的小方桌子也搁不下了。四个男知青给上海家里写信，往往拿一只小板凳，就着床栏写。

以后的几年里，我们6个知青，就在这刮风就响、下雨就漏的茅草房里栖身。

1979年10月31日，当我最后一个离开砂锅寨，就在山坡口上回望这个56户人家的村寨时，只见茅草房还剩下不足10幢，零零落落夹在砖瓦房和砖木混建的农舍之间。

1998年，当我在调回上海多年之后，再一次重新来到砂锅寨时，只见教过书的庙山依旧，小学校呢，从高山的山巅上搬到了我们6个知青曾经的自留地上，茅草房呢，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幢了，仍然醒目地夹杂在砖瓦房和木结构的农舍之间。同样醒目的是，砂锅寨先富起来的乡亲中，有几家建起了二层楼的房子。

2005年9月15日，县里命命名的“叶辛春晖小学”竣工落成之日，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班子都来了各级领导，为小学的竣工前来祝贺的各式汽车，停满了砂锅寨团转。欢腾的乡亲们对我说：砂锅寨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，从来没有来过那么多官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数了，路边平顺处，一共停了37辆车子。

■ 江心咏

那年深秋，从毕节七星关驱车，上黔（西）大（方）高速不久后出匝道，仅两公里，我们就来到了大方六龙古镇。穿过牌坊，步行青石板，两旁飞檐翘角，家家镂空窗雕，街墙雅赋壁画，商铺招牌喜庆，大红灯笼悬挂。古镇悠悠韵味跃入眼帘、扑面而来，步履瞬间轻盈、舒缓下来……

光耀牌坊幽雅闲，巍岭延绵古风缠。已是傍晚时分，暖阳映照下的青砖碧瓦错落有致，柔和，静谧。倏尔，迎来了归家的孩童，顿然，激起了乡村的活力。

踱步古镇，我似乎嗅到了空中弥漫的香，是豆类散发的缕缕芳香，而且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喜闻。寻至香飘处，一家名叫“小吃店”的铺面，一位正磨着豆浆，把泡透的黄豆倒入器皿，不一会儿稠浓豆浆溢出；一位埋头捋着篾里的豆干，码齐，装箱，看样子要马上销往外地。当街的店面，好多都制作豆腐，前边摆着豆干成品，后边是加工作坊。

暮秋时节，六龙镇两百多家豆腐干

我站在寨子外头，却注意到，砂锅寨的农舍，已经全部变成了青砖的房子。唯独只剩下一幢茅草房，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寨左侧。我问一个教过的学生，这是哪一家？

学生报了一个村民家的名字，不过他强调，他家已经住上了砖瓦房。这茅草房，是他家留来堆杂物的。

看着碍眼，我随即讲了一件小事。接待外国作家时，一位法国作家对我讲，第一次走进中国农民的茅草房时，他有两个感觉。一个感觉是，他仿佛身临其境走进了19世纪法国画家所画的茅草屋里；另一个犹如隔世的感觉，他联想到，四五千年前，人类的祖先大概都住在这样的茅草屋之中。

以后的年头，我再回砂锅寨时，那幢茅草房已经拆除了。砂锅寨的村舍，却仍在变化中。

2019年夏天，我走进砂锅寨时，砂锅寨的一户户农家，都似乎在不知不觉间“长高”了。在原来的基地老房子上，加盖了二层楼。不过，我仍然能从寨路的方位，记得这是陈家的，那是袁家的，那一片是后街上的。

2022年的8月31日，我又一次走进了砂锅寨。哇！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我曾落户的砂锅寨吗？只见眼前家家户户的农舍，全部踮高了，排列在前头的，几乎是三层楼，格调大气，装着宽敞的玻璃窗，有的人家，还装上了漂亮的窗帘。

正在我惊讶之余，有小轿车的喇叭响，只见一辆闪亮的小车，从寨路上开出来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都有轿车啦！”身旁的寨邻对我道：“不止一家的后代开上小车了！不稀罕了！”

我愣怔地站在那里，遂而兴致勃勃地把整个寨子走了个遍。猛地发现，砂锅寨上，除了当年山洪冲垮了我的茅草房，我寄居的那幢木头房子，和后来栖身的300多年历史的土地庙，清一色都变成了崭新的村舍。

终究是53年，半个多世纪了。砂锅寨的村舍，似乎也无声地告诉我们一些什么。

## 六龙古韵溢芬芳

作坊，不用说，又迎来了加工生产旺季。泡黄豆，打豆浆，熬煮沸，勤搅拌，滤豆渣，浆回锅，加入适量酸菜汤，絮状豆花就巧然形成。接下来，用纱布裹紧豆花，装入木模加固，然后齐整整高几层，直到水分全都挤干。出笼的“六龙小豆腐”，口感甜嫩细腻，柔韧鲜香而远近闻名。

六龙自古都有制作豆腐的习俗。几百年沿袭传承，豆腐加工生产，从以往的小作坊如今成了最重要的产业，大豆，这种寻常之物，经过六龙人的精心调制，做成的豆干、豆棒、豆豉等豆制品，花样繁多，香味悠绵，每天，这里都有近万斤豆制品源源外销。六龙豆干系列的常年畅销，带动周边黄豆种植业着红火起来，推动形成了系列产业链。

六龙豆干，风味独特，豆干之乡，一个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品牌，让这里声名鹊起。

六龙不仅生产制作豆腐，每家都把豆类当家常主食，可以说“无豆不成席”。生活在毕节乌蒙高原的人们，尤爱一道名叫“莲渣闹”的菜肴，其主要成分，除了新鲜蔬菜，自然少不了豆腐主

料。同样，发源于黔西北“酸菜烩豆米”这道菜，不管是火锅还是烩炒，不管是清汤还是辛辣的，食之清爽，开胃解油，还曾是小时候家里饭菜的一道美味。

徜徉六龙古镇，时不时见老年夫妇当街而歌，一副悠悠然、喜乐然。有的总闲不住地敲着核桃，慢悠悠地品尝其中美味。核桃也是乌蒙高原大山深处独产的食品，仁香皮薄，果满脆爽，老人在品茗美食间，享受着慢悠生活……

沿坡而上，当街铺面一间紧挨一间的豆干生产作坊，仍是好闻的豆儿浓香。旁边一家炸油店的菜油香，一家纯粮酿酒作坊冒出的腾腾热气，豆香、油香、普酒香，在古镇空气间完美融合、悠悠弥漫，竟让我驻足吮吸享用。

有史载，明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，有从外地前来募俄格任职的官员，看到这里山环水绕，林茂竹翠，不远处的凤山、凤山等山脉起伏连绵，磅礴逶迤，犹如六条龙汇聚在此，于是，把为六龙营上屯兵给养、修建的增列东胜街这条石板街，正式更名“六龙”。清康熙年间，六龙作为川滇通往黔鄂的茶盐要

## 烟火人间

弱地发着光。我拖着行李箱，一路走一路与遇见的人打招呼，或许此刻，我该背着背篓，更能融入这幅画面。

一家人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，晚饭格外丰盛。红烧猪蹄肉香四溢，萝卜地排骨汤汁鲜亮，酸菜腌辣椒水开胃消暑，炸洋芋焦黄酥脆，水煮南瓜清甜解腻……在家可没有“食不言”的规矩，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唠叨弟弟不学习就打游戏，父亲偶尔问两句我工作上的事，我一边讲述自己的近况，一边帮衬着母亲一唱一和地给弟弟一通“爱的教育”，而弟弟埋头狂吃，一顿夹菜猛如虎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三碗米饭下肚，躺在沙发上满足地摸着肚皮，压根没听见我们说的话，让人又气又好笑。

饭后，一人捧着一块西瓜在院子里纳凉。凉爽的晚风带走了白天的燥热，

静谧的夜空消解了城市的喧闹，满天的星辰闪烁着不为人知的思念。我在躺椅上，静静地听母亲讲述村里的八卦，滔滔不绝，眉飞色舞，还模仿了当事人的语气，甚至有动作加持，还原度超高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母亲真的是话很多，很唠叨，很普通，也真的很可爱。

清晨，太阳还没有来得及挣脱云层的束缚照耀人间，勤劳的村民们早已起床，在坝坝晒好了辣椒、包谷，然后背着背篋、扛着锄头到田地里干活儿，趁着太阳没那么晒，否则中午的高温根本不敢出门。

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。前一秒还艳阳高照，现在天色突然就阴沉下来，大片大片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村庄。随着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吼：“要下雨了！收粮食咯！”家家户户瞬间进入“战斗”状态，在田里干活儿的、看电视玩手机的、写

塞，商贸通达，纷繁热闹。先后修建了三座桥，道光年间的永贞桥，依然可见旧时踪影。站立桥头，石碑早已不存，仍见杂草从缝隙长出，往昔南来北往从桥上行过的背夫骡马，虽早已狼烟散尽沧桑无语，唯有永贞古桥，默默见证了当时商贾云集、络绎往来景致……

漫步古镇街巷，不管墙垣还是屋后，处处洋溢风月、古韵飘香的氛围。书苑文化墙廊、诗词壁画，引得游人留步。诗词之乡陈列馆，诗画镶嵌四壁，桌上摆满古镇不同年代诗著，细细翻阅，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谋职的六龙籍古今人士，都深情寄予对这片古老热土上的怀想与期待！六龙古镇还是“舞龙之乡”，每逢元宵，都会上演一场热闹的舞龙灯会。六龙古镇的龙灯，不仅仅在镇里闹腾，其劲舞“舞”到了县里、市里和省城。

自古人同盛世家，六龙古韵溢芬芳。六龙访古探幽，虽说有些依依不舍，悄然离别，从古镇另一路口走出，“六龙云霭”牌坊下，仍摆着不少丑干摊点，于傍晚余晖的缕缕斑驳间，彰显这里的明媚，持续这里的香，点缀这里的魂。

作业的、嬉笑追逐的、正在洗菜做饭的，纷纷放下手中的事，抓起扫帚簸箕就开始抢收粮食。有人用耙子刮，有人用扫帚扫，有人用簸箕装，有人扎口袋，有人搬进运屋，分工合作，有条不紊。收完了粮食的人家并不会因此放松，而是拿着工具转头去帮助其他人。经过一番迅速忙碌奔走，最后一户人家的粮食业已抢收完毕，巨大的雨点开始砸下来，大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，雨势瞬间变大，如瓢泼，如倾盆。大家在屋檐下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幸好幸好，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，粮食无一“伤亡”！

我听见风声呼啸雨声迅猛，我看见绿色稻浪翻滚绵延，我听见……嗯，邻居家传来红烧肉的香味，吸溜吸溜口水，准备去蹭饭了……

久等了，我的烟火人间。



中国书协理事、行书委 刘新德 书  
中国书协书协书委员会委员 刘颜涛 书

## 银杏如染

■ 陈志军

深秋，梵净山一下子被黛然的金色点亮。

那些沟沟岔岔、坡坡岭岭，原本如黛的大山其姿态自带几许绿色的妖娆，时令像一双可以运用光色造境的妙手，说变就变了色彩。最抢眼的当数银杏树了，它让每一棵树每一张叶片全都给抹上一层灿灿的金色，然后星星点点的宛如金箔缀在梵净山绿色的裙裾上。

从江口县德旺乡西上梵净山，有个坝梅村的村子，因这里有一座坝梅寺的寺庙而得名。现在庙宇早已不存，遗址上的石墙石院石门窗尚在，遗址上熏染着岁月的老旧时光，连同门前的那棵银杏虽很多时候都是被山里的薄雾笼罩着，但一到深秋，却怎么也锁不住那抹来自梦幻般的亮色。

银杏杏高大如巨，如擎在天地间，开枝落叶散开去竟能让坝梅村半个山坡尽披“黄金甲”，实属罕见。秋日里，晴空寥廓，阳光更加恣意，似有纵情的万道金光四射，如同播金撒银一般。这一边是古老银杏如花树之斑斓，另有暖暖的秋阳四野弥漫……坝梅村就如同沉醉在金银色的梦里。

相传，很早寺僧曾遗失一件老僧真金大佛法衣，以后每年这时辰，那棵银杏杏美得灿如云霞，尔，杏叶一片片地飘零离去，铺向大地，绽放出夺目的金碧辉煌！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落叶里似乎藏着故事，把所有的落叶叠加在一起，如同一本尘封了久远年代厚重的史书……冬日它一身银装素裹，春天散发出浪漫激情的，夏来充盈着阳光的火辣，秋至曼妙迷人的美艳！

距坝梅村不远，有一段陡峭的灵山可登梵净山，山的一面全是高大挺拔的铮铮铁杉，虽属常绿树种，但到深秋时节却结出满树的红花果球，再和杂树参天的白杨、漆树、栗树、高山紫薇等红黄色交汇成景，宛若熊熊的火焰升腾。于是后面又有故事：那火焰的势头旺旺、烈不烈？还是跟坝梅村门前的那棵银杏杏息息相关。银杏杏高约五十余米出头，主干修长，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传递圣火的金黄色的火炬长柄，正是有了它的存在并高擎着灵山那片红红的火焰，才使其形成燃烧不尽的熊熊的势头。这边，只要坝梅村的银杏杏迎风而动——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于是整个灵山的“火焰”旋即烈几分。至深秋时，灵山乃至半个梵净山都会被“火焰”“烧得”一片通红，所以梵净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戏称：古树树为“神树”，火为“圣火”。

坝梅村，有银杏杏的秋天似乎很长，它的每一片叶子的金黄都似乎是这个时令的主角；它也是野性的和张扬的，可以制造出最美深秋的独特的叶艳于花的传奇，这个传奇也呼应了当地爱林护林的一段佳话。早在明嘉靖年间，坝梅寺寺庙营建已达鼎盛。据《江口县志》载：“有正殿七间，偏殿僧房十余间，画栋雕梁，极其宏伟。庙前合抱一片古树和银杏杏如盖”。方圆三十里，稻田农舍散布其间，雀鸟鸣鸣，鸡犬相闻。但山林屡遭偷盗滥伐。寺内主持与乡民联名上书反映，于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终获贵州省府特许立《禁伐山林碑》一尊于梵净山上。这也是梵净山上最早的古官禁伐令碑。此后，寺内历届主持及和尚都很看重保护山林古木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僧人和尚死后建墓穴或者墓塔一律入林而建，以示佛家墓地，可起到警示后人并对山林实行很好地管护。时至今日，许多年的景观过去，在坝梅寺遗址前后仍能见到数十座和岗坟和墓塔，其中一座天恒禅师的青石雕刻，图案精美，墓塔高三层呈六面形保存最为完好，与仅剩的一棵银杏杏咫尺之遥。

古老银杏，在植物界素有活化石之称，坝梅寺遗址上古银杏突兀而立，看上去有些形单影只，据林业部门介绍是距梵净山最近的一棵，需六人合抱，树龄在800年以上，可谓是梵净山上森林王国中的老寿星之一。

梵净山自古信佛朝圣者甚，往往千里迢迢而来。最早，受交通气候诸多条件所限，大多选择在秋天经德旺西上梵净山，当远远能见到坝梅寺那棵高大若巨的银杏杏时，一见到快要临近终点的标志物一样，又犹如一位好客的山寨寨主敞开博大的胸怀向他们做出迎接的姿态，顿温暖了美好时光。

一年又一年，坝梅村银杏杏除了它的绚烂奇美之外，同时也是一棵神奇的树。奇在药用价值极高，在杏叶翩跹起飞飘零的时候，果实已成熟，不用采摘，任凭掉在地上后拾起即可，它果皮厚实，不用担心会摔坏。可用作滋补品，也有药用价值。由此，在坝梅寺遗址寨上，男男女女多懂得一两副治疗偏方，把对银杏杏资源的利用做到了最大化。为了感念，每逢年过节村民们还要到银杏杏树下敬酒烧香，系红布绸带祈求平安。

银杏杏恋秋，尤其到了深秋，更是流光溢彩，美得若置身在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里。秋阳呢一直在银杏杏身边亦步亦趋做伴儿，许是白天喝了太多的野花酿的酒，总泛着一脸的红晕，到黄昏时一跃而下，化作坝梅寺遗址前后的一地碎银。

银杏如染，景好正逢秋，梵净山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和诱惑，我真的愿意留下来，诗意地栖居在这无涯的深秋里。